



孟

子

孟子十四

卷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

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肖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歿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

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  
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  
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七十子之疇曾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  
書則而象之備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子孟子對以仁義宋  
相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  
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  
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引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

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  
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  
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  
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  
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  
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  
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  
之際嬰戚于夫溝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  
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瘁何勤如焉  
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睽我皓首訪論稽古  
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  
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  
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  
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  
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  
乎

#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

##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論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

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備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為一例也

##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

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興利除害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

之患矣因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

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調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調諸侯也夷羿

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嵬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苟誠也誠今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地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多心以為娛樂李宅孟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不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

臺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羗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

臺

臺

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趨之若子來爲父使也 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 鹿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王在靈

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王以

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

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

者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借俱也言古賢之君

與民共同其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樂故能樂之

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

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

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

侯

五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

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

何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

也 喻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故以戰事

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

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 曰不可直不百步

可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 曰王如知

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

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

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

草木零落之時使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

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

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

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一夫一婦耕種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頒白者不負戴於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

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

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

死者不知發倉廩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

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

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杖曰無以

異也王曰杖刃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獸相食且人惡之為

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

之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

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

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

也

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人者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

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

則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今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取之不雪也彼奪

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與共禦王之師為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

己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從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論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

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甘也言令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象也周七八月夏之

殺入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



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

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觀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交獻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巨未之聞也

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

以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

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斲右近臣也觥觶牛當到死地處恐頓新鑄殺牲以血塗其鼻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實鐘及實器孟子曰巨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

皆謂王畜愛其財巨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觥

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

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

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

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

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

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

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

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

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

取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

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

弟御尊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

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也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也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

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使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使邪王曰否

吾何使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

使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

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帶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

所為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益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

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曰殆有其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國之災故曰殆有其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鄰人

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惛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惛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惛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道以教訓之我雖不  
敢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怙產而有怙心者惟

士為能若民則無怙產因無怙心 孟子為王陳其

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

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 苟無怙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 民誠無怙心放溢辟邪修於斯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

何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 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此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言典籍收載帝王道純栢文之事誦正相紛撥亂反

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 覺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路苔以反本惟

是為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 孟子卷第一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下

聖王十五年二月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

以對而問曰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

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王問

同樂之意竄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

王獨自作樂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曰

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

眾人共聽曰不若與眾王言不若與眾臣請為

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

為節也管笙簫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

發賦佹役皆出於民而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性也羽旄之

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

樂也百姓欲今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



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今王與百姓

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

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

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曰

若是其大乎王性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

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為西伯王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

其直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

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設

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若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

對曰有欲為王陳古聖賢之比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猘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獯者

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

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大平

之道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謂

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

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

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

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

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子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

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

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豈指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園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

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

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

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

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

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

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

附朝饒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

先王先聖之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

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足也

夏諶

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

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

嘉樹晉訖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

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

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賄賄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

息在位者又賄賄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

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

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生之命但為虐民之政

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溺于酒能

嗜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

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

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

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

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

召大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

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

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南君何尤畜

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

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

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

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

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

問於孟子當毀

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

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

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

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

文王為

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

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

亂也樂酒無厭若躬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

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

桓與蔡姬乘舟於園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

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護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娶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娶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也詩云寄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矣富人哀此榮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愍

此榮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子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

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

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

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糒糧于

囊手囊魚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

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成盛乾食之糧於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

也戚斧揚斂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病病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

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

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齊

字當是詩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

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絲之篇也號宣甫大王名也號

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其與

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

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

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善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

其友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交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

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

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

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王顧

左右而言他王勉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

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

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

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王曰吾何以識其

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卑親踰尊相踰豈可不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

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

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

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

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如此然後可以為

民父母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巨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

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章指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

以君巨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于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

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

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夫人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



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

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 章指

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察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歲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各取之何如 孟子對

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雀獸 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 以萬乘之國伐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

可取之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

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事將謀伐齊救燕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

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

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

其蘇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 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

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

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

謀齊也王速出今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象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疾速也旄老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章

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

也開關聲也槍構兵而關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請何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

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言上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

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愛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

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

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章

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殪暴

故避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為善

雖失其地後世乃可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

已矣

君子造業垂統貴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

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

皮狐貉之裘幣總帛之貨也

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言樂

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

之所受也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今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

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

平論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

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

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吝君無見也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

夫禮士祭三鼎大  
夫祭五鼎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不謂鼎數也以其棺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也樂正子曰此非海父厚母今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  
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  
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曾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曾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  
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

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曾  
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子何能使我不過哉一章指言

讒邪排賢賢者  
歸天不尤人也

### 孟子卷第二

### 孟子卷第三

趙氏注

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

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

嬰之功寧可復與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

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

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慨然不

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慨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

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西

答或人言管仲得遇相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列卑陋如彼謂不帥齊相公行王道而行

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心然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

平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顯名二子如此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

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子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殷久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大甲大戊盤庚等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

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語言也乘勢居官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眾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與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

勢居官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眾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與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

勢居官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眾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陳王  
圖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猶

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天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  
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

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丑以此  
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故行也

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賈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

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

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

何曰有孟子欲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眇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

之北宮姓黜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名也施

言其名則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畏懼而已也

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眾者

耳非勇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自行之本子夏知道雖眾不

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譽曾子黜摩子夏以施舍要

之以不懼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博吾不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

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慙懼也詩云惴惴

其栗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

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

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

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  
意置可  
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慙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慙之矣孟子以為是則

可用人不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

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 志心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哀

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為至要之

本氣為其次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

響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

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

相動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

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

何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

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而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

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徑包落

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

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 慊使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餓矣 我故曰吾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

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

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

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入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

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  
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  
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  
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  
得其福故爲丑言之行當

何謂知言丑問知言  
之意謂何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  
言引事以寢人若實

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  
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僻不正之辭若齊牛勸仲王賜  
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諸毀以離之於板孫也有隱遁之  
辭若秦客之復解於朝能知其欲以窮齊諸大  
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

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  
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

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  
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  
如使聖人復興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命敎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

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  
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

而敎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敎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數辭也孟子答子貢言住者  
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

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

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曰竊聞師言也  
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

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  
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問

孟子所安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  
置是我所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

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  
子心可願比伯夷不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已  
所好之君也

夷不願使之故謂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  
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

其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去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也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

學孔子也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

進退無常量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齊

等之類也丑辯伯夷伊尹與孔子

相此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

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曰有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二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

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

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曰宰我子貢有

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孟子

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

平亦不至於其所好以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

言有可用者欲為丑

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

也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齊昭德言五音之樂着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

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

生民以來未能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

備若孔子也

忝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堙壤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

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

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

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

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

聖德高美而盈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取謂之汗

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衰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

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

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

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

則可以致王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湯文王是也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

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

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

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

故曰遠人不脩文德以懷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

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樂樂行不仁則國

破民錢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埋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

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

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

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子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詩邶國鷓鴣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鷓鴣小鳥尚知及天未

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

敢侮之判邪君實不如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

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急菽是自救

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

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放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

責故有多福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殷王大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牛心之變皆可以

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

也章指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慮於未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

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表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古之設關但譏異言識異

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

門之征猶義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畿而不  
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  
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  
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廩無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

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  
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信能行此五者則鄰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諸侯  
誠能行

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

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

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

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  
諸

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也

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言脩

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

而子是故東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也  
忍加惡於人之  
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善人之心以行不忍  
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  
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  
也孺  
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  
孺子將入井賢者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其人  
也非惡有不仁之  
聲名故怵惕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  
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

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  
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為善自賊  
害其性使不為善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  
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

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靡而充大之若

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

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

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廣大四端充廣其道以上以匡君下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

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

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拜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

仁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

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為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若此為人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感也如恥

之莫如為仁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者如射射

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

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章指言各治其

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

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大舜

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虞也

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

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

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

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

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

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

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

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代之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汗己也是故諸侯雖有

羞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

不屑就已屑繁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

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

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慙也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故由由然與之

借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借俱也

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絀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繁也

孟子

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

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已故無所容言其大隘俠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

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平之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

中和為貴純聖能終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卷第三

孟子卷第四

趙氏注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

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莫

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

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

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者是之類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

戰則勝矣 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

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

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趨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

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

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

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

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

於朝我不識能至不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

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

家而宿焉具以語景子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

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

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

也云爾則不故莫大乎是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

乎今人言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耶景子曰

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矣

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目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

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

感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

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嫌晉楚之君嫌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

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

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

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

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

道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王相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目者王相公能師巨而管仲不勉之於王

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烈之卑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

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較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

從受教者湯之於伊尹相公之於管仲則不

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

乎 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

道不回 為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

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

二十兩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

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賂子何為不受 贖送

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

人欲害孟子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 若於齊則

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負之也焉有君

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與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

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

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曰不待三大夫一

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

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

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

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地以此喻

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距心自知以不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

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

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

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

在已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

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

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

與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似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

而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

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蚺鼃諫使之諫

我不見其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以曰吾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

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去今我居師實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綽有餘裕乎綽裕皆

寬也章指言執職者劣精道者優是以

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

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

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平陸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

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也或

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事知自善不知諂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

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

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事於

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美然也曰古者

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

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

言古者棺槨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

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髮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

謂一出之厚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不得不可以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

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

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悅乎悅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今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

不快然無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

所恨也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

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可謂孝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

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

齊大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

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

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

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人伐燕沈同

以孟子言可因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子勤齊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子勤齊王

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

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

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

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孰可便自往伐之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

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

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

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當勸齊伐燕乎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

也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

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所故慙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

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曰惡是何言也王孰口是何言言言周公何

可及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

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曰周

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

公不知其將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

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

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

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救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

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

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遠聞孟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

侍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棄寡人

而歸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還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

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

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

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

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欲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

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

弟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

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

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享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

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

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使已為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

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鄉人而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古之為市也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

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

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

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市中

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

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取屈道亦與此

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闢市之賦也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

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為惡戒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

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鄉至晝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之行坐而言

不應隱几而臥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去請絕也孟子止答曰且昔曰坐我明語子坐我明告語子昔



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

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住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

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勤王使我得行道而伯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

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

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

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

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

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曰夫尹

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

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子三宿而出晝於子

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子我自謂行速疾矣翼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子

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子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

日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變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

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

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猶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己志大在於濟一卅之民不為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其小者此之謂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

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

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與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卅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

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

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祿邪性孟子於齊不受祿也曰非也

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

受也崇齊地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得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繼而有師命不可以

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

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章指言祿

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末

孟子卷第五

趙氏注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

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卅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卅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卅子也卅子自楚反復見孟

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卅子疑吾言乎夫

道一而已矣卅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成

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成謂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為當若顏淵庶幾成龍不

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此勉卅子也

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

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 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

瘳愈也前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章指言人當上

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

仁蓋不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

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

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

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

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疏齋練也飭饜粥也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

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 父兄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佗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

以為俗尚加

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

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上哀惟當以哀戚感

之目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

也僵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僵伏也

是誠在我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

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實

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謂也公之章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

滕文公問為國子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治問

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急情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邠風七月之

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

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

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子既為齊宣王

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

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

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昏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

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

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

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

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

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

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辰侯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

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類

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

民父母也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

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其子倍而益滿之至夫世祿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

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大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

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野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設為

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耆老教

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道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

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

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

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

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

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

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

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

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

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船家稅名也

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

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

士無繫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  
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  
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  
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  
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  
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燒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親睦相友親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

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

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教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

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

廩而為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廩居也為氓氓野人之稱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

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文公與之居廩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膝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蓋履席以供食飲也 陳良之徒陳相

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

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糞食熟食也朝曰糞夕曰食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且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孟子曰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食種粟乃食之邪 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織

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泉衣也

布衣也許子冠乎問相曰冠相曰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

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與自織素與曰否

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

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

饔以鐵耕乎饔炊也孟子曰許子甕以釜甑曰然

相曰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

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

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

煩械器之櫛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

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為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

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覲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

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民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

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

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

人以羸路之困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

治公田以奉養其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

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外也五穀不足外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

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

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淪治也非

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

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

寧得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孰而

民人育稷為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

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

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

臣大夫夫婦兄弟兄弟朋友貴信契之

教也放勳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名也遭水

災恐其小民放碎

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

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聖人之

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己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

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

尚為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

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

乎大無私

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

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魏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

盛不能與益舜魏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

也堯舜蕩蕩魏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

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

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

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聞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

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游

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

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井之

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

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

不能成聲場孔子家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

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鴈鴈乎木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者思

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肖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

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盛陽也鴈鴈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

道故不肖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揅勞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殺物

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

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

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

相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

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

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

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誕不欺愚小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曰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

能治國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

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故以大小相比而同之

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相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賈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特許子教人偽者耳安

能治國家者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

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教以匡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

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

夷

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

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

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

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

事親也

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

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

鄙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

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

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

墨道徐子以告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

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

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

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此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且天之生物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

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

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蠶種而掩

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

嘍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蠱所食形體毀敗中心

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禁埋龍雨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無

然為間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

子無然者猶悵然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玄同質而遠中以直正在無

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卷第五

孟子卷第六

趙氏注

滕文公章句下

卷之六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

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

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我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又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

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黜賊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後可

下之良工也

與女乘

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

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

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開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諸侯使疆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

解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夫平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臣君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禮

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

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

不可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感乃可謂大丈夫章指言以道居君非禮不運稱大

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况儀衍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

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

得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

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

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

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織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腓也惟辭也言惟凶祿之

士無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血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

人也亦不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

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

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故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若此君

子何為難仕君子謂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

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

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

雖欲仕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者何異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

賤故弗為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子以為泰乎堯苛也非以其道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事而虛

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

皆得食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

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

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可食乎

曰否彭更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子

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

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羸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

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

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速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

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

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

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夷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

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

再出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裝者變休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

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

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

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目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躬民於水火之中討其

殘賊也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

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

古大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誓也

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躬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未由也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

明告子不勝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

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

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

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

一齊人傳相楚衆人咻之咻之者嚮也如此雖曰撻之

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

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來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

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嚮王當誰與爲善乎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洙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言輔之者衆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尹性孟子不肯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

而富且貴者也臣不肯見不義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

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

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大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

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

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

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

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

于夏畦脅肩疎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

子路剛直故曰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

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君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

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繼已甚囑云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報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如何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

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孟子曰今

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

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取

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穢之惡當即止何可換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益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記

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

上者為營窟天下之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也水盛則蛇龍居民之

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埋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

之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尚書述禹行降洞無涯故曰降水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龍蛇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

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菑澤生草者也今青

州謂澤有草者為菑水流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

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虞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燕寇之行沛草木之

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弄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

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

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

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

故特伐之尚書多  
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尚書  
逆篇也

丕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繼  
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

公輔相以撥 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巨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  
微周衰

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  
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

時人見彈販者言孔 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揚則歸墨揚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  
之後聖

人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  
若揚墨之徒無尊卑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

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曰賢人之言人  
君但崇尊尊則春大馬

不恤民是為率 禽獸而食人也 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說詛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  
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揚墨放淫辭邪

說者不得作 閑者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  
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

以正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  
篇同 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  
也周

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 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  
上篇說 無父無君

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  
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子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  
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

與人辯耳 能距揚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豈好之哉 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  
自謂

章指言夫憂世撥亂動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

躋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 及汗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

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

實者過半矣甫畲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苛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

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

子之操則蚋而後可者也夫蚋上食槁壤

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此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蚋立蚋之

蟲也充備其操行似蚋而可行者也蚋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蚋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

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

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

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

自織屨妻辟纊以易食宅耳緇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纊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家大

夫之家兄名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窟於於陵他日歸則有

饋其兄生馘者已頗頗曰惡用是馘馘者

為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馘而非之

己仲子也頗頗不悅曰安用是馘馘者為乎馘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

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

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

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

子者蚋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馘不知是前所頗頗者

也兄疾之告曰是馘馘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

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纊易食也不居兄室

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蚋之性

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

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傲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蚋比諸巨擘也

孟子卷第六

孟子卷第七

趙氏注

離婁章句上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負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

不能成方負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

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

公之樂大師也其聰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

羽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

仁恩之政天下乃可乎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

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法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

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

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聖人既竭目

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

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

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

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

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

於眾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無道揆也

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

意目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

喪無日矣言若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曰言國無禮

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

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為非義

非禮皆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目之道當進君於

善責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目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

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

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

也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負須規矩也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

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

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

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

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百躬鑿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躬之所鑿視近在夏后之世

耳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鑿於躬之所以亡也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

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

夏即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

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疆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人

所以安莫若為人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

獨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

改行筋躬  
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恒常也人之常

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

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

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

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取之泣涕而與為婚今

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

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

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躬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

悟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敝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躬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躬之美士執裸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膏大敏

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

仁者天下無敵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

是猶執執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

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執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為國誰能遠仁而無敵也章指言遭

衰達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

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

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濯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

惡見算錢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

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先人

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

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已見上篇說同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

也恐慄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

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篋食盡眾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

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

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

走曠也故為涸馮魚者獺也為叢馮爵者

鷓也為湯武馮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

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馮矣雖欲無

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埋下獸樂曠野馮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

故云諸侯好為仁者馮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

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

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

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章

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馮使就其君三年

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五身

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

有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

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

是可愛傷哉 章指言曠仁含義自暴棄之道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

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在近而遠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若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

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

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善先從己始本之於心不正而得人

意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為貴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

之世辟之隱道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與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大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翁

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今

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

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

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

以治也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

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

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

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於死孔子彘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

人肉也言其罪大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

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

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聞

鳴鼓以戰殺民士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

之至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察其惡眸子自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曾中正則眸子瞭焉

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

情可見安可匿哉 章指言目可神候精之所

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

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

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聲音諂笑之

狎強為之哉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十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于干之而錯其心

淳于棼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棼齊人也問禮男女

不相親授禮不親授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

乎疑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棼曰此權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疑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

不援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孟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

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

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親事

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仁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

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

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

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

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譏我聞非格正也時皆小人

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撻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修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

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

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

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

求全其節而反有法弱之毀者也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慮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

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章指言言出於身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

慎則有患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

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曰先生

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

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

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

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館舍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

指言幹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

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

啜也子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齊之貴人右師王驥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餽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不意子但餽啜也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克置窮處餽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

孟子咨嗟

樂正子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

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

之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

也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

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從自覺足  
踏節手舞曲哉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况於歌舞不能  
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

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  
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親意為非人子底  
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

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  
瞽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  
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 孟子卷第七

### 孟子卷第八

趙氏注

離婁章曰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東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  
皆地名負夏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

故曰東夷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獸夷獸  
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大子發上祭于  
畢下至于盟津畢文

王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土地相去千有餘里  
以外也舜至文王千

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玉節也  
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章指言聖  
人殊世而合其道雖不比由

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  
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民之用而不知為  
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

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

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

行僻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

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

道僻除人使卑侮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

人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章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

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

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為

服曰諫行言聽膏澤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

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

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行譬如華元奔晉

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捕執之又

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捕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

何服之有乎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

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

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恐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為鵠蒙害仁鳥

會逝此之謂也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毅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故必從之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禮若非禮陳芻糞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為也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入樂

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

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

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如使

賢者憂患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為人不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言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恆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甚泰過也 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出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 章指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 章指言養生殤

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 章指言養生殤

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 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 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  
之實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  
蔽賢蒙願戮故謂之不祥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  
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  
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

於事有本者皆 如是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今  
無本若周七

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  
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 故聲聞

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  
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

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  
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孟子曰入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  
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  
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間不  
希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  
甘之遂疏儀狄而絕 儀狄作酒禹飲而

旨酒書曰禹拜讞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  
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 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

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躬  
錄未盡尚有賢巨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  
於紂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邇近也不泄  
善近謂朝臣 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  
不合己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  
而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  
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  
甘之遂疏儀狄而絕 儀狄作酒禹飲而

旨酒書曰禹拜讞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  
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 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

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躬  
錄未盡尚有賢巨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  
於紂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邇近也不泄  
善近謂朝臣 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  
不合己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  
而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  
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  
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  
為名檮杌者屬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  
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  
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  
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  
聖人之謙辭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  
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  
為名檮杌者屬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  
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  
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  
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  
聖人之謙辭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  
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  
為名檮杌者屬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  
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  
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  
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  
聖人之謙辭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

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  
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

世而斬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子我也我未得

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恨不得學於大聖也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依君子小人斬

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

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

列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

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

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庚公問其僕曰追我者誰衛大夫疾作瘡疾

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也孺子曰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射者也夫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解知我

也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

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庚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

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

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

蒙之禍章指言求友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

養凶獲惠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鑿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絜以不絜汗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絜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也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

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章指言狼奸行惡西子冒

臭醜人絮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為常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為本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 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為柶捲

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惡人欲用柶而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

之宜引之就下行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天之高

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

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旨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

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

言者皆諂於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

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

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

行禮子教我以為簡不亦異乎孟子問子教

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教而外順其辭也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

意事貴爵肩所尊俗之情也 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

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 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

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

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我其自反而仁矣

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

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

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

故終身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意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章指言

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

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

曰禹稷顏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

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愛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

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

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頭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

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惑也雖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章指

言上賢之士得聖一髮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

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

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 情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 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

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

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得也 章子子

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 嗟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 夫章

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

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 豈不欲

身有夫妻之配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

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

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

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 章指言

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眾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

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

來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萬人於我室毀

傷其新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 寓 寇

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

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 武城人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

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

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性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 子也行謂左右

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

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

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 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

與守 叔子思名也子思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

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 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

思微少也又為巨委質為巨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

曾子易處同然 章指言巨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 義非殊者也是故孟

子紀之謂得其同 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

孟 須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 同受

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

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

盡嘗富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

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

良人之所之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

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

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

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

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

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

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

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徧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

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

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用

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

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為妻妾所羞為所

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

良人妻妾向異也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

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為戒恥之甚焉

### 孟子卷第八

孟子卷第九

趙氏注

萬章章句上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

號泣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遺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

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

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

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

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怨無愁之類

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怨怨然無憂哉

因為萬章具陳其意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

何罪哉向來責於己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

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

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

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

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

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

欲也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

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

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

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

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

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指言夫孝者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齊詩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齊詩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妻須五禮父母元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垂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浚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謀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故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

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

朕琴朕抵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插戈戟也琴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象往

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忼忼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憐然反辨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爾忼忼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兹

臣庶汝其予子治兹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順解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言思君故以順解否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

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園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綫搖尾之貌攸然逕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

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

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聖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僞喜也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

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于有庠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兒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

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

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自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

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曰象不得有焉

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

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也乃象之謂也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

人之性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

父不得而子舜南向而立堯帥諸侯北面

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

容有變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及及

及

平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誦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威

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豈安乎不安顏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問齊野人之言書曰平拱東

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百未為天子也放勛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一日民無

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偏率循也偏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

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與事也解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主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

當本之不可以才害其解文不顯乃反顯也孟子言說詩者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

王臣謂舜臣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極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

瞍憂憂齋慄敬懼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遼篇祗敬戰事也憂憂齋慄敬懼戰懼

信知舜之天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

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

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

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

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

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

欲知示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

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

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

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

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

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

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舜德也大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大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孟子曰

否不然也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否不然也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

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

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

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

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

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故承繼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焉

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

自至者是其命祿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

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

以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襄父之位非匹夫故得

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大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

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

也復歸于亳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堯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

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

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其義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

禪繼其義一章指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否不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馵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發曰我何以

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問其賢以玄纁之幣留往聘之囂器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吠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夫民之先覺者也子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

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覺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

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躬身遠也或近者任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

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

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

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於齊主

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為然癯疽癯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

君齊君之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所近狎人不如是也好事於衛主顏籬由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

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癰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

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癰疽子路也因子路欲為

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

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應義必曰有

天命也若王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

魯衛遭宋相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身于為陳侯周

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遺宋

相應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知也雖

非大賢亦無過惡之罪故諛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

也為其所感故無諛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

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

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

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

賣五殺羊皮為人養牛以里奚自

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號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

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

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

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

密於汙辱而以傅相成立其君鄉黨皆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違正也

### 孟子卷第九

孟子卷第十

趙氏注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

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

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

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鄙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

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夫民之先覺者

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柳下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與鄉人處由

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

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凌者更深厚孔子之

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子亭子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

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

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

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

始終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五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

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

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

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志行增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屢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

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巨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也

也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

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大國地方百里

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以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

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

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實有常算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

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

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

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

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

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

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

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

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

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疏食菜羹養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文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

公常往造之文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

也疏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

禮下之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

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

位祿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文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卑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

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子貳室亦饗舜迭

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

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

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

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用上敬上謂之貴

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

也下敬上曰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

友賢授之以爵大聖

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

當執何心為可者

孟子曰恭也當執恭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

哉萬章問卻不受尊者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

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

故弗卻也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

不恭故不當問尊

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

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

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

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萬章曰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接已斯可受乎曰不



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闕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

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致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

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取疆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曰

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

況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躬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躬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

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

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

也也獵較尚猶可為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萬章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曰事道也萬章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萬章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曰事道也萬章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萬章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曰事道也萬章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子欲仕道如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

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

也祭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

非也非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

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相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相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

也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過孔子以禮

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

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女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全為繼嗣也而有以居貧親

辭富居貧為貧之仕當諱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居卑辭富

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柝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

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

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

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

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已之恥是以君子

祿仕者不處大位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御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

之國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

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孟子曰受之何義也萬

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君之於民固當

何義也

周其窮之況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

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曰不敢也孟子曰士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

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

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巨賢臣受之不知

君命將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

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

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

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

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

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

僕巨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愠恨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曰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

能優養終竟之豈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

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

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

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蓋復送厨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敬所以優之也

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

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

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章

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終公之不孔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

莽亦草也庶眾也眾庶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雖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

君之質執雖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

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

為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君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

見之而召之也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

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

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

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

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

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

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而況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

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齊

景公由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哉取非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

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

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

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

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

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

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詩而入乎閉門由閉禮也詩

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

道也死善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

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

者孔子當仕位有當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顧倒詩云顛之顛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

召見也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注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伴狂豈可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一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以別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

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

曰無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三卿也王曰

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

之位更立親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子

曰王勿性也王問臣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曰君有過則諫反覆

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三而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責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為躬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 孟子卷第十

### 孟子卷第十一

趙氏注

告子章句上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實學於孟子

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椇也以人性

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枳椇告子以為人性為以杞柳之木為枳椇也杞柳拒柳也一曰枳椇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枳椇枳椇素也孟子曰子

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枳椇乎將戕賊杞

柳而後以為枳椇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字杞柳不傷

其性而成枳椇乎將以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枳椇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枳椇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枳椇也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以告子轉性以為仁義若轉木以成

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

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

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趾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今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

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白無異性也。曰然

告子曰然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猶白也。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

白之性。告子曰然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同邪。告子曰然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曰然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同邪。告子曰然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乎。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蘊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

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性告子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者非在於我也。長大故我長敬之。猶白色見於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

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

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

也故謂之外也。

也故謂之外也。

也故謂之外也。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曰耆

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已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感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

為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

言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曰

敬兄公都子曰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曰旣酌

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公都

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戶

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

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

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季子聞之曰

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其名得

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

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

暴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

起民皆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

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

子曰或人者以為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

為巨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

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今日性善然

則彼皆非與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

邪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

相為表裏性善勝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

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

相倍從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

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徙

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眾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

音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蘄高

下相懸賢愚并殊事其本者乃能一諸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粳麥大麥也詩云詒我來甔言人性之同如此粳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與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賈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賈賈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

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著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

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曰理義之悅心

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牲曰芻穀養曰豢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芻豢不齊雨露使然

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

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

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

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曰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

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

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希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之所為有

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旦晝晝日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

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乎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

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章指言

兼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主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性也時人有性王

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種

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

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

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

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某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

則不得也小技不專心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

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

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

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章指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

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熊掌能躍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

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

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

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

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

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

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

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噓爾猶呼爾咄咄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踢也以足踐踟與之乞人不絮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

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

本心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憂指忘心不鄉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

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

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

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

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考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務口腹者為小

也治心志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

楨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櫝檟梓皆木名

楸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

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

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根籍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

人所以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

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

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道者也章指言養其行治其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

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

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

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

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

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事

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

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天者謂生而有善性也

小者情欲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章指言天與人

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

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

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

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

天爵或終亦必亡而已矣妻善志德終必亡之甚也

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感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

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

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

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

篇言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

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

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

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

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卒無益於難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熟成也

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萁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萁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

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弩向包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

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下

趙氏注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

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

禮重

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後不以禮食

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

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

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

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

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

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耶金重於羽耶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

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

樓之乎

樓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終矣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章指言

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屢言樓終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

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

曰奚

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

為有力人矣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

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

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

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

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

哉所不為也

長者老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意不肯為也

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

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孝弟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

禮也堯言行義之言義行孝弟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

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

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師

文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天道若大路

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

之過故謂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

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佗疏之

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佗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固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

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性怨之意也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

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

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

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

死而或瑾之而曾不問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

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益益疏之

道也故曰不孝磯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

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解曰

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得矣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端息呼吸氣通於親當

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

宋牼宋人名輕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過問欲何之

曰吾聞秦楚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抑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抑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說如何

說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抑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

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之道不刃與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為名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而未答也 佗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

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際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曰非也

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

屋廬子曰

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



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牛國不得越境至鄰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遊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耳見之儀元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不答以其宜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

為也夫人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

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辭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

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齊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臣其君而速去之

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

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

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莫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

道所履者一也一者何也疑問一曰仁也君子

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疑

議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公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

之無益於國也疑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世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皆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

豈可不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

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頌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瀕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族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

其哭疑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疑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

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疑必識知之曰孔子

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

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魯賢

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臍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及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侂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為謂疑不能知賢者之志也章指言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謀以功實淳于雖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乘直道以率

諸侯齊柏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是也今之諸侯五霸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愾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列言之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

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

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梧克在

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

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

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梧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擣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五霸相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

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

子無以妻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

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

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

罪人也齊相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性但加載書不復故言言畏相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也尊賢養士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少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躋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忿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籜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相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

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

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

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章指言王道寔殺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

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

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

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

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慎子勃然不悅曰此

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

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

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

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卒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

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見告子天子

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

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

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

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善仁者尚不肯為

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言君子之事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

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

斂以富之為富桀也君聚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

廟勝為上戰勝為下明戰也

桀也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

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

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章指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變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

濟民不知其善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

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

邑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

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

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

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

帛養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

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

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教無

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

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小桀也章指言先王典

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去蘭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

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

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子亦過甚矣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

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

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孟子

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

奚為喜而不寐丑問無此三者曰其為人也

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好善足乎丑問人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訛訛子既已

知之矣訛訛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

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訛訛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言之士止

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

可得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樂萬間讒言答之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轅問古之君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二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也

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

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

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

死而已矣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

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不能與之祿則當去於其困

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

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

故載之也章指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

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

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

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餘

丁舉以為相膠鬲躬之賢且遭紂之亂隱道為商文王

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士獄官也管

夷吾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誠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之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人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以為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骨髓之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蹀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惟悴漁父見而性之發於聲而後喻若寧戚商歌桓公異之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

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忽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也情使人亡其知能也章指言聖賢困窮天聖其志大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敎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

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脩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 孟子卷第十二

### 孟子卷第十三

趙氏注

盡心章句上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貴善者也

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殒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也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為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

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

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

言得之有命也辭稜須知已知己若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不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章指言為仁由己高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

施行能皆實而無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強勉

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章指

言人有仁端達之以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實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無

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達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取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弄術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章指言有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相

仲尼數庶幾之云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

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

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

而臣之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

知之亦賢宋姓也句踐名

知之亦賢宋姓也句踐名

欲行其道者謂曰何如斯可以買焉矣問何

自得無欲之貌買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買焉矣尊貴也

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孟子曰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

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

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

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

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

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章指言內

定常滿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

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異知者也故須

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

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章指言小人

待化乃不僻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

此則過人甚遠矣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

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

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而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

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

而死不怨殺者章指言勞人欲以

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毒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

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

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

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

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人而不怨

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

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大也

夫君子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

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觀

是以賢者志

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

政教



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  
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之不速急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命崇實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所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

人而已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舜耕

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  
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章指言聖人感化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

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而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

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

也  
事君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而已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

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

有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後止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服膺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

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音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孟子重言是美之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音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定故也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

晬然聞澤之貌也晬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益益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章指言臨治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蟻辟用張心邪意溺進

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

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謂

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人益之也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風來集亦斯

也類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輸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

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

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

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

者難為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

瀾

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蹠盜蹠也蹠別之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也

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為也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突其項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為之也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為

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

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墨放陽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

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豈惟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

害

為利欲所害亦

猶飢渴

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

之

人不能為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連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乃仕進也 章指言弘大明者無不照包

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

盈滿也科欹也流水滿欲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

乃仕進也 章指言弘大明者無不照包

所憂患也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  
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

執弘大之志不恥汗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猶為棄井也有為為仁義也朝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貫義與此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

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若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

真有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而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木順放太甲

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

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

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也大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邦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

如無伊尹之忠見閒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

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

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 孟子

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聲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致事也 孟子

曰尚志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

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

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己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

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

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

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於陵者人以為

兼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蠶食且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辭禮義而受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不廉信以為大哉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

與桃應以為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解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詎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

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盈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讓聲如是也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

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

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晬於埳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此無他居相似也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也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

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

內優會中正者眸子不替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

實君子不可虛拘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死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

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實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

子之心也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言敬愛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

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袖樣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

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暮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紿其兄之臂

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紿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如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

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

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

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曰欲短之故譏之也 章指言禮斷

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息厥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紿兄徐徐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是

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洽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有蒼問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

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

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 丑以為聖人之道太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今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勢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

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勢率之法也勢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勢弩而不發以待勢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德之中不

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復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引道丑欲下之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

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有道德行天下

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

荅何也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荅見禮而夫子不荅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

有二焉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當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荅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荅矣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真平是以滕更侍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已棄

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

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

知人仁若犧牲不得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先視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大也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

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先愛賢

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

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議小若此之類也章指言振衰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

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

孟子卷第十三

孟子卷第十四

趙氏注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

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丑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

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

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

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

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思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

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及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

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用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

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

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

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討戰鬪殺人血流春杵

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人簞食壺漿而迎其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

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

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

男亦已過矣是故取於武成二三而已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

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人欲勸諸侯

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

怨望遲願見何為後我已說於上篇

武王之伐殷

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

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



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巨

者也書云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躬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正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犀至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躬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

之糗飯乾糲也袵書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

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章指言既窮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

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父仇不同天凡仇不同國以惡加人

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害其親何異哉

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

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開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

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致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於他人者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

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適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

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章指言務利蹈對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

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

好名者爭簞飯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鄒子公涼指航羹之類是也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

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章指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

天下未之有也不仁得國者謂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

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言王者當天然

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

乎丘民而為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

為天子躬湯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周文是也得乎天子為諸侯得天子之心

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危社稷

則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牲既成粢盛既

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

章指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為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

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厚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古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

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

人若是踰聞尚然況親見重炙者也章指言伯夷柳下惠貪厲薄子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

也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鄉篤於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

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

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

賢接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

曰稽大不賴人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兹多口

之口如之何 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愠矣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賢問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誼諱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

荅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

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貴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昭不可得也

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遊識

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

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

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

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路為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

不脩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

言之 高子以為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聲齒齧深矣 曰是

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齒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章指言則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

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為馮

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

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攬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攬臂下車眾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攬迫也虎依阻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攬臂下車

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人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害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枝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遇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

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遇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

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遇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

下也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

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

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

之下也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

斯受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

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

之苙蘭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逐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章指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

甚之以爲過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

之役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

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分崩不振父子離折忘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絲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

玉者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紀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

寶人民也脩其德敷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民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惟先人福之所聚

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

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屨扉屨也業織之有次業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慶慶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

也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來來隨事我本為欲竊 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屨故來邪 曰殆非也 夫

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不追呼來者亦不距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離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各

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

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人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踰屋葢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

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

言是以言也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也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為士者見尊

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

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

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

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

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

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胃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

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求人大重自任大輕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躬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大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仞八尺也榱題屋簷也高堂數仞榱題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

五

五

五

五

五

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

車千乘般子遊田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責者驕佚之事我所取為也在我所行皆

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

賤說貴懼有蕩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欲利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遺橫

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樂騫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章指言

清靜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微行之下廢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

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

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

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啻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

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孟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

之狂士孔子居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

黨黨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

思魯之狂士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敢問何

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曰如琴張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踴躍譎詭論語曰師也解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

何以謂

為狂

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

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屑絜也

絜汗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取賤汗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

孔子

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

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問鄉原之惡云何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

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

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

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

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

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

通辯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

曰非

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汗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汗亂

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孔子曰惡似而非

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

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

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

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君子友經而已矣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友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庫實而知禮節安為邪

惡之行也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儼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

而正孰敢不正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

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

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

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

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

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則聖所

行追而遵之以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致其道言難也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自有餘歲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

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自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

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弘析道德班班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

### 孟子卷第十四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

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

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

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

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

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

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

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

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

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道之極者也以終於盡心也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禮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

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

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五字者成歲之要時故

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

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

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

有大小分章賦篇篇鍾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

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

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辨邪之隱

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

洋浩浩具有乎斯文矣

